

读/ 与/ 思

江水与笔尖的合鸣

——读蓝碧春散文集《长江在此旋流》

陈猷华

秋风渐凉，我读到了重庆女作家蓝碧春的新著——散文集《长江在此旋流》。一经翻开，便沉醉其中。

在该书第一卷“长江那些事”中，作者从七千年前的独木舟写起，将船的演变史化作一部流动的文明史。笔下流淌的不仅是船的进化，更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嬗变。从竹筏到独木舟，从木板船到机器船，从顺流而下到逆流而上，船的每一次蜕变都刻着时代的印记。而“人和船的关系”这一命题，在《千里送工厂》中达到高潮——那些水上工匠迎着激流，将八层楼高的“水厂”运抵武汉，他们驾驶的不仅是船，更是一个时代的雄心。作者写得荡气回肠，令人不由得击掌赞叹。

还有气势磅礴的《雄川江》，作者对抗战时期宜昌大撤退的书写，更是将个人命运与家国情怀紧密相连。在国运艰难时刻，日军兵临湖北宜昌城下，卢作孚临危受命，举民生公司全力，组织指挥抢运滞留宜昌的大批人才、难民和10万吨物资。“上千艘柏木帆船宛如上千朵白莲花开在川江上，风吹帆鼓，昼开夜合”。硬是在短短的40天内，将滞留宜昌的人员和大部分物资抢运入川。这场顶着炮火的抢运，展现的不仅是个人的英雄行为，更是一个民族的希望。

第一卷还有写莫家瑞船长三次迎送毛主席、周总理视察长江的《玄坛庙》；第二卷“岸的旋律”中有反映川江生态环境及三峡大坝修建后带来变化的《长江新开篇》，有表现江北城变迁的《记忆之城》，有描写抢险救灾的《江河横流》《老耄子》等等。

长江上有英雄模范事迹，更有平常人的传奇人生。《朝天门》倾述了家族几代人与长江结缘的故事。作者娓娓道来，跌宕起伏，引人入胜。名中医曾祖父的药铺被日本飞机炸毁后心灰意冷，不再行医，祖父和父亲也未继承祖辈的医术，而是进入长江航运；幺姨公是长江上有名的大引水（大副），面对激流险滩从容引船入港，其职业看似潇洒，实际上是在“刀刃上舔血，血盆里抓饭”；家福表哥一直梦想驾驶船舶，在水运校毕业后却分在造船车间当技工，而且命途多舛，壮志未酬身先死。在《父亲的白发》中，叙说了父亲在航运工作中的沉浮。这几位人物的不同命运，映照出了长江航运的发展之路。

书中还对与长江航运有关联的人员的生活生存状态作了描述。作者关注他们的命运，既同情他们的困境和不幸遭遇，也分

享他们的幸福和快乐。这些篇章充满脉脉温情，展现出人性良知，有很强的感染力。在《长江新开篇》中，在反映三峡大坝修建前后的航运状态时，作者插入了普通船员生活中的一件“小事”。柳姓年轻妇女的五岁女儿平时在幼儿园全托，这年暑假都快过完了还没有看见过父亲，妈妈便带到港口趸船上等候父亲归来。半夜二点，父亲的拖轮靠岸了。这时女儿已经熟睡，夫妻俩在趸船上对坐等待女儿醒来。早上六点半，拖轮长鸣一声离开港口，丈夫又开始了新的航程，柳姓妇女则背起孩子回南山上班。作者动情地写道：有些爱是形影不离，有些爱则是默默等待。

在《高粱酒》中，曾被人称为“船虱子”“海量”的退休水手，不愿相信老伴已经离世，每次街巷边响起“打高粱白酒”的声音，他都会向屋里呼唤老伴快去把酒壶装满。《生日蛋糕》中，老水手、孤老王青山听闻组织上送生日蛋糕，特地准备了一桌筵席，眼巴巴地等着组织来人，然而送蛋糕的工作人员却忘记了这事……

《长江在此旋流》共78篇，叙事生动，感情真挚，在阅读中不仅获得审美愉悦，而且也能增长见识，丰富人生阅历。

比如卷四“渝州文咏”中的《带徒有感》和《师生缘》，就表现了作者对人性的细微洞察：干部子弟小眼镜爱耍小聪明，常惹人窃笑；来自边远山区的小许勤奋肯学，但却经不住诱惑；肖依为人灵巧聪明，但却老于世故；精心培养的徒弟小吕，关键时刻却“掉链子”；江南水乡来的瓷娃娃“傻妞”，外表柔弱，但却很能吃苦耐劳……带徒弟的酸辣苦甜，作者一一道来，感触良多。

我想起土耳其作家奥尔罕·帕慕克在《伊斯坦布尔》中的话：“城市的记忆不是整齐的档案，而是散落在街巷、船只、面孔中的碎片。”作者善于从一艘船、一群人、一次航行中，打捞出被时光冲刷却依然鲜活的历史细节，于是历史的厚重便与江水的灵动融为一体。

合上书页，长江仍在心中翻涌。作者用文字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，透过它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一座城市的过去与现在，更是一个作家对故乡最深情的告白——她用笔尖与江水合鸣，奏响了一曲属于重庆的生命之歌。这歌声里，有历史的回响，有生活的温度，更有对一座城、一片土地、一群人最真挚的爱。

（作者系重庆南岸区作协常务副主席）

AI制图

巴/ 渝/ 风/ 物

秋日鎏金——栾树

戴 馨

九月轻轻走来，天地间悄然变换了色调。细细打量，公路边一排排栾树，高举起金黄的锥状花串，似节日迸射的焰火，有的还迫不及待捧出一串串红灯笼般的果子。秋天以这种灿烂至极的方式拉开了序幕。

办公楼外面有两棵树，一棵是苦楝，一棵是栾树。苦楝树冠幅大，每年春日花开，如大片紫雾落满树梢，令人惊叹。栾树则一直沉默，从春到夏，只是稀稀拉拉地开几束花，结几串果。今年初秋，它终于爆发，形成一场色彩的狂欢。其实，从城区往山上走，路上随处可见栾树的花与果铺天盖地，色彩流动中，重新定义着秋天的浪漫。它们不再是往日的背景，一跃成为今秋的主角。它们多年的努力终于被所有人发现，并欣赏。

最醒目的当属那一串串鲜艳诱人的果子。因生长速度有快有慢，它们的颜色从淡绿、粉红，到橘红、浅褐，加之金黄的花串，绿色的羽状复叶，构成一幅色彩斑斓、层次多变的秋天的图画。果子呈三棱形，像三片叶子围成的小灯笼，又有些像小版的杨桃。撕开，内部中空，有几粒种子。在网上，我看到有人用这种红果制作工艺，将它们拆开，再一片片重新粘贴，做成漂亮的花束，配上花枝插在花瓶里欣赏，直至渐渐风干成为干花。或者直接将一把红果子插瓶，也是非常好看的。

今夏异常酷热，我常居黑山。自八月起，我留意到门前每天都会堆满细碎的栾树花，风起时，如一阵金雨洒落。仰望，栾树高耸入云天，好在门前的岔路口地势低矮，得以看见三条路交汇处清一色的栾树，花、叶、果交织，多彩、绚目，路边铺陈黄与红的地毯，美得令人不忍清扫去。

许多人也一样留意到了今年的栾树之美，异口同声地说起

史铁生笔下的栾树。重翻《我与地坛》，发现在史先生的笔下，北方的栾树春华秋实，秋天的蒴果飘散零落，让人联想到人生无常。而南方的栾树，却在初秋呈现出花果同树的奇观，书写着秋天的热烈和丰收。它仿佛在告诉我们，这其实是一场生命的演变与成长，一种美的历程。

栾树自古被誉为“大夫树”，《周礼》中记载：“天子树松，诸侯柏，大夫栾，士杨”。可见栾树与松柏杨一样，象征着士大夫的风骨。民间又喜称它为“摇钱树”“金雨树”“国庆花”（因开花时节临近国庆节），黄花红果，这种配搭很是喜庆，是好兆头。可见，它既可立于经史典籍，成为精神图腾；又能深入百姓生活，氤氲人间烟火。

近年，万盛为提升城市品质，增加城市色彩，大力栽种了紫薇、玉兰等观花植物，还引进了含笑、蓝花楹、栾树等高大的开花乔木。先前蓝花楹以它具有浪漫情调的紫蓝色俘虏了我心。栾树则不争、不抢，色彩从春到秋，不断变换，渐渐以磅礴的气势和生命的力量嵌入我心。我仿佛第一次睁开眼，发现城区、山上，路道、小区，栾树竟无处不在。它一力扭转了以往万盛无秋的局面，堪称秋日使节。

周末住山上，秋雨后，天光微泄。约上几个朋友漫步栾树下、草坪边。暑假人潮退去，山野重归宁静。嗅着桂花香，欣赏着栾树的好颜色，我们以栾树为背景，拍下了中年从容的微笑、自信的步态。无人机掠过，看一行行栾树如条条鎏金缎带，为度假区勾勒出绚丽的花边，向山野深处蔓延。

这一刻，我们才真正懂得了秋天，并深切感受到秋天的浪漫。

（作者供职于万盛经开区统战部）

诗/ 绪/ 纷/ 飞

跳锅庄的姑娘

胡中华

在这遥远的异乡，
邂逅跳锅庄的姑娘。
我不知道她的名字，
只见长发辫子闪烁着光芒。

她脸颊泛着红晕，
盛满了太阳的辉煌。
牦牛般明亮的双眼，
深藏着草原和星空的芬芳。

她那轻盈的腰肢，
胜过格桑花的模样。
仿佛牵着风筝的线，
把远方的目光，紧紧地系在——心中的故乡。

这里没有细细的皮鞭，
这里只有大大的发辫。
这里没有细细的皮鞭，
这里只有长长的发辫。

身披晨光的姑娘，
像是在云天上飞翔。
她那又大又长的发辫，
飞扬如闪电，照亮了天地——圣洁的殿堂。

（作者供职于重庆合川区文化馆）

来碗石磨豆花

黎 强

垫江，来碗石磨豆花，
就是小时候那碗豆花。
外婆石磨上，推的豆花，
吃起来，热络络的豆花。

垫江，来碗石磨豆花，
就是多年前那碗豆花。
离开家后，还想的豆花，
吃起来，白生生的豆花。

哦，垫江，来碗石磨豆花，
就是弟兄伙们喜欢的豆花。
哦，垫江，来碗石磨豆花，
拿起筷子就停不下的嫩豆花。

哦，垫江，来碗石磨豆花，
就是叶落归根惦记的豆花。
哦，垫江，来碗石磨豆花，
乡愁味道就想爹娘的土豆花。

（作者系中国音乐文学学会理事）

绝句三首

曾 卓

咏中国载人航天工程

逐梦飞天去，长空作视屏。
凝眸惊妙景，舱外耀蓝星。

秋夕院坝龙门阵

打诨插科谈兴稠，天南地北侃秋收。
乡村趣事如陈酿，醉得姪翁频点头。

乘动车返乡

久别家山今日回，归窗佳景叠成堆。
高桥隧洞长携手，巧把乡愁串起来。

（作者系中华诗词学会会员）